

第二回 題佛贊梅香沾惠

詞曰：

佳人纖手調丹粉，圖成大士。何限相思恨，無端片偈心相印，楊枝灑作蓮花信。侍兒銜命來三逕，柳嫩花柔，風雨渾無定。連城返趙蒼苔冷，殘紅褪卻餘香蘊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說這君贊別了琪生到自己書房，思思想想，醜態盡露，自不必說。這琪生亦忽忽如有所失，日日拿著鳳釵，鼻兒上嗅一回，懷兒中摟一回，或做詩以消悶，或作詞以致思，日裡做衣襯，夜間當枕頭，一刻不離釋。讀書也無心去讀，飯也不想去吃，只是出神稱鬼的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鄒澤清，年及五旬，夫人戴氏已亡。只生一女，小字雪娥，年方十六，貌似毛施，才同郗衛，尤精於丹青。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是她掌管。鄒公慎於擇婿，尚未見聘。房中有兩個貼身丫鬟，一個喚輕煙，年十七歲，一個喚素梅，年十六歲，俱知文墨，而素梅又得小姐心傳，亦善丹青。二人容貌俱是婢中翹楚。雪娥待以心腹，二人亦深體小姐之意。

那日，雪娥自庵中遇見琪生，心生愛慕，至晚卸妝方知遺失鳳釵。次早著人去尋不見，一發心中不快。輕煙與素梅亦知小姐心事，向小姐道：「小姐胸中事料不瞞我二人，我二人即使粉骨碎身，亦不敢有負小姐。但為小姐思量，此事實為渺茫，思之無益，徒自苦耳，還勸小姐保重身體為上。」雪娥道：「你二人是我心腹，我豈瞞你。我常操心礪志，處已恒嚴，既不肯越禮又焉肯自苦？只是終身大事也非等閒，與其後悔，無寧預謀。」說罷唏噓似欲墮淚。

輕煙見小姐愁悶不解，便去捧過筆硯道：「小姐，我與你做首詩兒消遣罷。」雪娥道：「我愁腸百結滿懷怨苦，寫出來未免益增惆悵，寫它則甚。」素梅又道：「小姐既不做詩，我與你畫幅美人玩耍何如？」雪娥道：「我已紅顏命薄，何苦又添紙上淒涼？就是描得體態好處，總是愁魔筆墨，俱成孽障，著手傷心，縱多淚痕耳，畫它何用？」二人見小姐執性，竟沒法處。

雪娥手托香腮悶悶地坐了一會，忽長歎道：「我今生為女流，當使來世脫離苦海。」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綾來。少頃白綾取到，雪娥展放桌上，取筆輕描淡寫，圖成一幅大士，與輕煙著人送去裱來。又吩咐二人道：「如老爺問時，只說是小姐自幼許得心願。」輕煙捧著大士出來，適遇鄒公，問道：「是什麼物件？」輕煙道：「是小姐自幼許得的大士心願，今日才圖完的。」

鄒公取來展開一看，見端嚴活潑，就如大士現身。遂拿著聖像笑嘻嘻地走進女兒房中道：「孩兒這幅大士果然畫得好。」雪娥笑道：「孩兒不過了心願而已，待裱成了，送與爹爹題贊。」鄒公笑道：「不是找誇你說，若據你這筆墨，雖古丹青名公，當不在我兒之上。若是題贊，必須一個寫作俱佳的名儒方可下筆，不然，豈不塗抹壞了。只是如今哪裡去尋寫作俱佳的人？」遂躊躇半晌，忽大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前日在庵中題詩的人，寫作俱佳，除非得他來才好。裱成之時待我請他來一題。」雪娥道：「憑爹爹主意。」鄒公點首，竟報著聖像笑嘻嘻出去，就著人送去裱裱。

不兩日裱得好了，請將回來，鄒公就備禮著人去請琪生。琪生正在庵中撫釵思想，但恨無門可進，一見請帖就喜得抓耳撓腮。正是：

鳳銜丹記至，人報好音來。

遂急急裝束齊整同來人至鄒家。鄒公迎將進去，各敘寒溫畢。鄒公道：「適有一事相懇，先生既惠然前來，真令篷華增輝矣。」琪生道：「不知何事，乃蒙寵召？」鄒公道：「昨日小女偶畫成一幅大士，殊覺可觀，恨無一贊。老夫熟計，除非先生妙筆贊題，方成勝事。」琪生道：「晚生菲才，恐污令媛妙筆，老先生還該別選高人捉筆才是。」鄒公道：「老夫前已領教，休得過謙。」就起身來請過大士展開。琪生向前細看，極口稱贊道：「靈心慧筆，真令大士九天生色，收夏何能。」遂欣然提筆在手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：

聖像端嚴，遠過瑤宮仙女；神像整肅，殊勝蟾窟嫦娥。慧眼常窺苦海，隱隱現於筆端；婆心欲渡恒河，躍躍形諸楮上。洵慈悲之大士，真救苦之世尊。隻字拜揚休美，實切皈依，片言歌詠隆光，用由瞻仰。沐手敬題謹舒忱悃。

弟子祝掠拜跋

琪生之意句句題贊大士，卻句句關著小姐。鄒公哪裡意會得到，待他題完，極口稱贊，即捧著大士對琪生道：「還有小酌，屈先生少坐，老夫即來奉陪。」遂走向女兒房中道：「孩兒你看題得如何？」雪娥看完，默知其意，贊道：「寫作俱工，令人可敬。」遂吩咐素梅將大士掛起。

鄒公出來陪琪生飲酒，問及琪生年庚家世，見他談吐如流，心甚愛慕，竟捨不得放他回去的意思，因道：「先生在青蓮庵讀書，可有高僧接談否？」琪生道：「庵小倒也幽靜，只是僧家行徑可憎。幸有同館鄭、平二兄朝夕談心，庶不寂寞。」鄒公道：「庵中養靜固好，薪水之事未免分心，誠恐葷素不便，畢竟不是長法。據老夫管見，恐先生未肯俯從，反覺冒瀆。」琪生道：「老先生雲天高見，開人茅塞，晚生萬無不遵之理。」鄒公道：「舍間後園頗有書房可坐，至於供給亦是甚便的。」琪生謝道：「雖蒙厚愛，但無故叨擾，於心不安。」鄒公欣然便道：「你我既稱通家，何必作此客態，明日即當遣使奉迎。」

琪生暗喜，連應道：「領命，領命！」至晚告別。鄒公尚恐女兒不悅，當晚對女兒道：「我老人家，終日兀坐甚是寂寞。今見祝生，傾蓋投機，我意欲請他到園中讀書，借他做個伴侶，已約他明日過來。你道何如？」雪娥聽說喜出望外，應道：「爹爹處事自有主意，何必更問孩兒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只待次日去請琪生。

再說來生當晚回庵就與鄭、平二人說之。飛英倒替琪生歡喜，只有君贊心中怏怏。閒話休題。

次早，鄒家來接。琪生即歸家告知父母，回到庵中遂別了飛英、君贊，帶一個十四歲的書童並書籍，逕到鄒家。鄒公倒展相迎，攜手同至書房，已收拾得乾乾淨淨。自然鄒公時常出來，與琪生講詩論文，各相傾倒。只是琪生，心不在書中滋味，一段精神全注在雪娥小姐身上，卻恨無一線可通。

一日午後，素梅奉小姐之命到書房來請鄒公。鄒公不在，只見琪生將一隻鳳釵看過又看，想過又想，戀戀不捨，少頃，竟放在胸前。素梅認得是小姐的物，好生詫異，急跳將轉來，對小姐道：「奇哉！怪哉！方才到書房請老爺，老爺卻不在，只見祝相公也有一隻鳳釵，後來放在懷中，恰似小姐前日失去的一般。」雪娥道：「果然奇怪，怎麼落在他手裡？須設個法兒去討來便好。」輕煙在傍笑道：「可見祝相公是個情種。把鳳釵放在懷內，是時時將小姐捧在懷內一般。」雪娥深喜，默然不答。輕煙又道：「若要鳳釵不難，待人靜後，老爺睡了，就要素梅竟去取討。若果是小姐的，他自然送還。」雪娥道：「有理。」

等至人靜黃昏，素梅來到書房門首，只見琪生反著手在那裡踱來踱去，若有所思。素梅站在門外不敢進去。琪生轉身看見一個美貌女子，疑是絳仙謫凡，便深深作揖，道：「嬋娟何事惠臨？」素梅含羞答道：「我家小姐前日在庵中失去一釵，我輩盡遭捶楚。聞知相公拾得，特求返趙。」琪生大驚道：「你怎知在我處？」素梅道：「適才親眼見的。」琪生涎著臉笑道：「釵是有一支在此，須得你家小姐當面來討，方好奉還。」素梅道：「妾身有事，乞相公將鳳釵還我罷。」琪生又笑道：「你即身上有事，我就替你做了去。」

素梅見他只管調情弄舌，漸漸有些涉邪，就轉身要走，早被琪生上前一把握住，道：「姐姐愛殺我也。若不賜片刻之歡，我死也，我死也。」素梅苦掙不得脫身，紅了臉道：「相公尊重，人來撞見，你我俱不好看。」琪生道：「夜闌人靜，書童正在睡鄉，還有何人？」一面說一面將她按倒簾茵之上。素梅料難脫身，口中只說：「小姐害我，小姐害我。」只得聽他所為。有詞為證：

月掛柳梢頭，為金釵，出畫樓。相思整日魂銷久，甜言相誘，香肩漫擣。咬牙閉目，廝承受，沒來由。風狂雨驟，擔著許多憂。

右調《黃鶯兒》

素梅原是處子，未經風雨，幾至失聲。琪生雖略略見意，素梅已是難忍。事畢，腥紅已染羅襦矣。素梅道：「君不嫌下體，採妾元紅。願君勿忘今日，妾有死無恨。」琪生笑道：「只願你情長，我決不負汝。」素梅發誓道：「我若不情長，狗彘不食妾餘。」琪生道：「情長就是，何必設誓。」又擣了半晌。素梅道：「久則生疑，快放我去。後邊時日甚長，何須在此一刻。」琪生遂放手。

素梅將衣裙整一整好，同琪生進書房來。琪生燈下看她，一發可愛。素梅道：「快將釵與我去罷。」琪生試她道：「你方才說小姐害你，分明是小姐令你來取的，怎又瞞我？」素梅微笑。琪生愈加盤問。素梅才把真情與他說知，又笑道：「我好歹撮合你們成就。只是不可戀新忘舊。」琪生大喜道：「你今日之情我已生死不忘，況肯與我撮合其事乎。」因向素梅求計。素梅道：「你做一首詩，同鳳釵與我帶來，自有妙計。」琪生忙題詩一首，取出鳳釵，一齊交付，又囑她道：「得空即來，切勿饒我望眼將穿。」遂攜手送至角門。

不知雪娥見詩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